



党的儿子

党的儿子

——基洛夫的故事——

尤·李别进斯基 艾·布洛克著

荣如德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党的儿子

〔苏〕尤·李别进斯基著

〔苏〕艾·布洛克

〔苏〕列·梅洛夫插图

荣如德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50×1168 1/32 9 1/4印张 5插页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0.92元

內 容 提 要

謝尔盖·米朗諾維奇·基洛夫是布尔什維克党和苏維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列宁的忠实学生，本書描写他在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

1908年，党派遣二十二岁的基洛夫到北高加索去恢复被破坏的地下組織。他以記者的公开身份和同志們一起，凭着非凡的机智、勇敢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誠，战斗在軍事重鎮弗拉其卡夫卡斯。他們参加羣众集会，宣傳布尔什維主义思想，揭露那些自称“革命者”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捷列克”报上发表一連串抨击俄国腐敗政府的專橫暴虐的文章。此外，在团結知識分子、启发少数民族劳动者的階級覺悟方面，基洛夫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作者在書中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党的儿子的形象，他那忠于党、忠于无产階級事业的高貴品質，是我国青年的光輝榜样。

本書作者之一布洛克是一位老布尔什維克，曾和基洛夫在一起工作。李別进斯基计划在1958年和他繼續合作写本書的第二部。

Ю. ЛИБЕДИНСКИЙ И Э. ВЛОК

СЫН ПАРТИИ

ДВТГИЗ, 1956

МОСКВА

主要人物表

謝尔盖(謝辽查)·米朗諾維奇(米朗內奇)·柯斯特里科夫(米朗諾夫)
——基洛夫。

斯捷邦·列昂季耶維奇·別洛焦罗夫——布尔什維克。

巴維尔(巴夫魯希卡)·魯什科夫——“捷列克”報推銷員，布尔什維克。

塞尔格·約西福維奇·卡扎罗夫——“捷列克”報出版者。

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維奇·扎索霍夫——奧塞梯族教師。

瑪麗雅(瑪莎、瑪申卡、瑪琳娜、瑪琳諾奇卡、瑪魯霞)·李伏芙娜·馬尔庫
斯——“捷列克”報編輯。

亚历山大(阿蘭)·薩法尔別科維奇·察里科夫——總督機要副官，哥薩
克大尉。

叶列娜(列娜、列諾奇卡、涅尔卡)——布尔什維克。

符塞伏洛德(塞瓦)·尼古拉耶維奇·柯洛姆勃——叶列娜的丈夫。

列昂尼德·謝苗諾維奇·奥尔列茨——律師，社會革命黨人。

齊諾維·伊凡諾維奇·里亚金——律師，孟什維克。

斯杰潘·符拉基米羅維奇·莫罗节耶夫(莫罗节伊爷爷)——訴訟代理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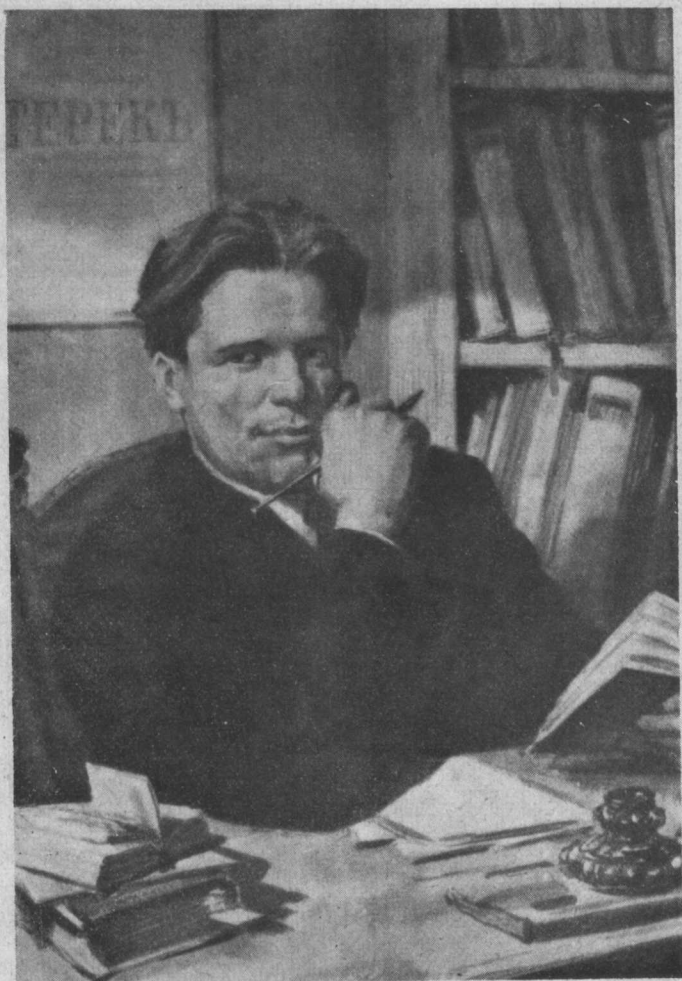
伊凡(瓦尼亞)·雅科夫列維奇·屠雷京——“捷列克”報印刷廠拼版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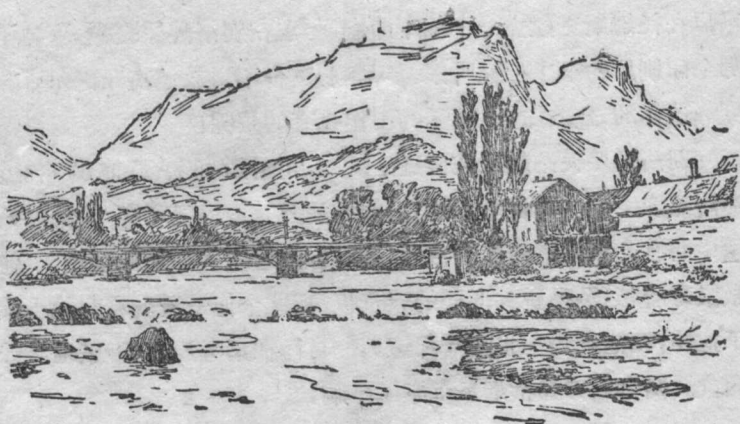
叶甫盖尼(任尼亞、任卡)·巴格拉季諾維奇·瓦赫坦果夫——演員。

巴格拉季昂·謝尔盖耶維奇·瓦赫坦果夫——前者的父親，煙廠廠主。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古古希金——印刷廠工人，孟什維克。

奧加涅斯·加夫里洛維奇·瓦岡諾夫——布尔什維克。





第一章

1

瞧，他就是謝尔盖·柯斯特里科夫①！

他走了进来，张开五个指头掠了掠倔强的、深褐色的头发，很快地打量了一下別洛焦罗夫的朴素的房間。一台小型的鉗工工作台吸住了他的注意力。他对別洛焦罗夫看了一眼。“看来，你还干活？”眼睛里流露出疑問和贊許的目光。

別洛焦罗夫虽然事先知道，这个小伙子到伊尔庫茨克不久就已經接受了党的任务，可是，看見柯斯特里科夫，这还是头一回。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一种机智勇敢的神情——这样的小伙子当然

① 基洛夫原姓柯斯特里科夫。

可以在托姆斯克建立一个地下印刷厂，现在别洛焦罗夫就是为了那个印刷厂的事才把他叫来。是啊，真舍不得放他离开伊尔庫茨克。这样的雄鹰在这儿可干的工作也有的是呢！

别洛焦罗夫站起来迎接进来的人，用暗語回答了他的暗語。别洛焦罗夫是个身材瘦長的人，他的胡髭修剪得很整齐，光滑的头发中間有几根稀稀朗朗的白发，戴一付鑲着老式鉄边的眼鏡。他微微弯着腰，免得碰到低矮的天花板，把这个他一看就喜欢的小伙子抱住，領他走到一张圈椅那边。他自己在桌旁坐下，默默地打开烟盒。两个人开始抽烟。沉默了半晌。

“假如要您离开此地，您愿意上哪儿去？”别洛焦罗夫一本正經地問，仿佛在繼續一席已經开始的談話。

柯斯特里科夫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說：

“至于說到我的志愿，那我根本就不想离开这儿。您托人交給我的党委的任务，我一定能完成。当然，我不知道您叫我来有什么事。不过我猜想，您是想了解这个任务执行的情况。我可以报告：在机械工艺学校里我已經認識了一些人，不久就可以組織小組了。”

他好象在辯白似地說着，同时帶着一种倔强的神情噘着嘴唇。别洛焦罗夫对他愈来愈喜欢了。

“这么說，您不愿意离开我們这儿？”他問。

“对，不愿意！这儿的空气新鮮，从这儿看出去好象能看得特別远！凱旋門上写着：‘道路通向太平洋！’虽然我知道，这些字是为了紀念沙皇政府和中国簽訂条約而刻的，可是我想的是另一种意思……伟大的馬克思主义思想應該沿着这条道路涌向亚洲，渗透到中国的長城以內，然后，誰知道！也許还要傳播到太平洋彼岸！”

他突然停住不說了，因为他仿佛觉得别洛焦罗夫在笑他。別

洛焦罗夫的确在微笑，但是洋溢在謝尔盖話中的沸騰的热情，使这位老革命家的一颗久經鍛煉的、坚强的心也禁不住加速跳動。

“目前，暗探局还没有注意我，我希望留在这里，”柯斯特里科夫坚决地说。

“可是事实上暗探局已经注意了，”別洛焦罗夫严肃地说。“所以我把您叫来。你们那个在托姆斯克的印刷厂垮了。”

柯斯特里科夫皱起了眉头，幻想的表情顿时从他的脸上消失，嘴唇也不再噘起了。

“这不可能，”他说。“跟我一起建立这个印刷厂的同志都是绝对可靠的人。印刷厂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不会受到什么打击，现在尊等待好时机。垮是不可能的！”

这话说得斬釘截鉄。別洛焦罗夫忽然放声大笑：

“‘印刷厂垮了’这句话您不能这样了解，应该从字面去了解。你们的印刷厂设在一座小屋子的地下室里，这座小屋子由于年久失修，坍到了地下室里，也就是说，坍到了你们印刷厂的厂房里去了。这座小屋子从前已经受到警察局的注意，因此在坍塌地点立刻进行了勘察，他们发现了一台印刷机。从这台印刷机引出一条线索，警察循着这条线索追查——结果它引到了一个姓柯斯特里科夫的人身上，他是这个印刷厂的神奇的创办人。”

“小屋子连累了我们……”柯斯特里科夫有点茫然地说。“说真的，我当时就担心——这小屋子实在太旧了。算了，既然它已经尽了职责，就随它去吧。不过离开伊尔庫茨克我认为还是没有必要，”他坚持着说。“另外弄一张护照给我，我就在此地继续工作。”

“不……”从別洛焦罗夫低沉的声音中可以听到一种严厉的语气。“把您留在此地等于亲手把您交给警察。我们得到情报，知道他们在整个西伯利亚找您。现在中央恰巧要我们调一个干部给北

高加索。我們決定派您去。”

“上北高加索？”柯斯特里科夫馬上重問了一遍。“這倒有點意外，”他好象在尋思着什麼似地說。“上北高加索的什麼地方呢？別是上弗拉其卡夫卡斯^①吧？”

“整個北高加索都由您支配！”別洛焦羅夫愉快地回答。“中央並沒有指定接頭地點，甚至住的地方也沒有指定，根據這點看來，一切您都得從頭做起。”

“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一切……”柯斯特里科夫重複着說。“那邊有許多山居民族，其中最著名的有奧塞梯族、卡巴爾達族、切爾凱斯族。萊蒙托夫小說里的白拉^②就是個切爾凱斯姑娘……”

“好極了！”別洛焦羅夫微笑着說。“您是個年輕人，您也可能愛上一個黑眼睛的切爾凱斯姑娘。但是，您是個有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希望您不要象畢喬林那樣對待她，您要吸收您的白拉去參加革命運動。”

“那邊，在格羅茲內，有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石油區，那里外國資本的勢力即使和巴庫比起來也不算小，”柯斯特里科夫若有所思地說。他大概沒有注意聽別洛焦羅夫的玩笑話。“對，我就上格羅茲內，”他堅決地說，一邊站起身來。“我搭第一班快車走。”

“您可太性急了！”別洛焦羅夫也從座位上站起來，他叫客人坐下，自己站在他旁邊，微微搖擺着瘦長的身軀，說：“格羅茲內——這是第一。我正式通知您：上格羅茲內。現在斯杰潘·沙烏米揚^③在高加索領導黨的工作。他自己會找到您，或者會有一个人到您

① 弗拉其卡夫卡斯現改稱奧爾忠尼自則，是今北奧塞梯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首都。

② 白拉是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中的一個姑娘。小說的主人公畢喬林幫助她的弟弟阿扎馬特偷走了卡茲皮奇的馬，條件是阿扎馬特趁他父親外出時把白拉送給畢喬林。畢喬林以極大的耐心贏得了白拉的爱，但不久就對她冷淡了。

那儿說：‘斯杰潘問您好’——这是第二。第三，到了那边，您就写一封信，具名可写……您的父名是什么？”

“米朗內奇^③……”柯斯特里科夫微微一笑。“米朗內奇爷爷——那就是我。”

“好吧，您就签上——米朗諾夫。信內可以写些最无关紧要的事，只要讓我知道您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就行了，我可以把这一点报告中央。最后是錢的問題。这儿給您十五卢布路上花。不要嫌少，这是党規定的路费。火車票会給您买来。后天动身。”

他們的手碰在一起。紧紧的握手。別洛焦罗夫一只手还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伸到怀里去：

“这是給您路上用的指南針……”說着他把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遞給柯斯特里科夫。

“烏拉，烏拉，烏拉……”柯斯特里科夫一面翻着小冊子，一面輕輕地喊。“在巴黎召开的全党代表會議^④的文件。尽管孟什維克阻撓，大会显然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他抑低嗓子庄重地念道：“……重心應該移到建立和巩固地下党組織上面去……”^⑤革命的地下活动万岁！对嗎，斯捷邦·列昂季耶維奇？”他那在幻想鼓舞之下显得虎虎有生气的臉轉向別洛焦罗夫。“讓那些想取消地下活动的可鄙的孟什維克滾蛋吧！象凤凰一般不朽和不可战胜的我們的党万岁！”

③ 斯杰潘·沙烏米揚(1878-1918)是苏联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1905年从国外回国与斯大林一起积极参加外高加索的革命运动。曾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任巴庫苏維埃主席。1918年被英国武装干涉者杀害。

④ 他的正式父名是米朗諾維奇，說得快了就成米朗內奇，这种方式一般用来称呼年紀大的人。

⑤ 指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俄)代表會議。

⑥ 引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俄)代表會議給組織問題委员会的指令”(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5卷，297頁)。

再一次紧紧握了別洛焦罗夫的手以后，他走出房間。別洛焦罗夫实在舍不得他，也許再也看不到这个年轻人了，于是他迅速地走到窗前。

柯斯特里科夫把两手插在制服外套口袋里，在木板人行道上大踏步走着，脸上挂着微笑，象是在幻想，也許还含有譏諷的意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为他所独有的微笑。

“雄鹰飞走了！”別洛焦罗夫怀着依恋的心情想着。“飞吧，祝你一路平安！北高加索一定很需要布尔什维克，我們派了一个出色的小伙子到那边去了。”

2

祖国，你是多么伟大！火車在原野上奔驰了一昼夜、两昼夜、三昼夜，现在是第四昼夜了，可是到莫斯科还有半个西伯利亚，半个俄罗斯。到了莫斯科換車——现在是往南了，火車开始奔驰在俄罗斯中部和乌克兰一望无际的、被割成零碎小块的肥沃田野上，经过烟雾弥漫的頓巴斯。这时你的眼睛就别想离开窗口。看着散布在四处的尖頂小山——廢石堆，看着尤卓夫卡、戈尔洛夫卡、魯干斯克的高聳入云的烟囱，自然而然会想到，在一九〇五年遭到挫折、沒有完成、因而仍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即将出現一个新的高潮。謝尔盖回忆起不久前在車略賓斯克車站看到的景象：离乡背井的农民們抛棄了挤在地主土地中間的穷村子，到西伯利亚去寻找新生活，但在車略賓斯克要他們到霍乱防治所去进行檢疫。悶热得窒人的月台上，人們麇集在一起用渾濁的生水解渴，成群的蒼蠅在他們头上飞来飞去，嗡嗡直响，在这种情况下霍乱不流行才怪呢。

“你們犯得着离开斯摩棱斯克省嗎？”柯斯特里科夫問。“难道那边土地不够？”

一个农民以警惕而愤怒的目光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他轉弯抹角地回答說：

“地是够的，不过在地主手里……”

“是啊……”謝尔盖拖長了声調說。“地主是不会自愿把土地拿出来的。”

这是一个瘦弱的、但显然很有头脑的庄稼汉，穿着一双新的——当然是为了出門才編的——树皮鞋，謝尔盖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种籽后就走开了；得赶快上火車去。

商人、官吏、带着老婆的神父、去度別墅生活的太太，又是商人、官吏……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听到海闊天空的談話。他們談論托尔斯泰，談論杜馬^①，談論土地。还談到修筑铁路时发生的盜窃案……火車奔馳在頓巴斯的时候，話題就轉到不久前的罢工运动和藏在这些被烟熏黑的小屋子里的紅旗。一些庸俗的旅客以仇恨而又恐惧的目光斜眼看着被鎮压的、但是威严的頓巴斯，看着黑烟弥漫的天空。

頓巴斯！頓巴斯！頓巴斯！——这个名字对于謝尔盖來說好象是召唤的号声；他真想下車走到那群矿工中間去，他們显然刚从地底下上来，臉黑得象黑人，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衣服肮脏，但是眼睛射出不可战胜的光芒；他們走着，汇成了一支統一、团結的巨流。

謝尔盖忍不住了，他小心地环顧了一遭（他在上鋪，下面的人都在喝茶，誰也沒有注意他），然后用一条洗破了的紅手帕（很久以前他妹妹送給他的礼物）揮了几下——接着馬上就藏起来。矿工們看来懂得他的意思。几十只手向他揮舞答礼。不，柯斯特里科夫不在魯干斯克下車；这儿一定有党派来的象他那样的人在进行地

^① “杜馬”是沙皇政府用来欺騙人民的“国会”形式。

下工作——也許不姓柯斯特里科夫，而是姓伊凡諾夫、彼得羅夫，或者瓦西里耶夫……柯斯特里科夫將在格羅茲內下車；剩下的路不多了，火車已經過了羅斯托夫。機車歌唱着，發出隆隆的响声，以洪亮的嗓子向出現在南邊的白色山脈問好。在蔚藍色的天空中，跟天色一樣藍的復冰的山坡眼看着快要融化。但是不，它們是不化的、永恆的……

果園里百花盛開，無論你往哪兒看，四周都是翻耕過的綠油油的田野。這兒的一塊塊份地比較寬闊，完全不象俄羅斯中部那樣零零碎碎，地里時而有拖着三鐮犁和耙子的耕牛映入他的眼簾。“看來，這兒資本的勢力已經侵入農業了。必須把這一切研究清楚，必須進行這件工作。”

开着鮮花的幽靜的果園中，一座座潔白的粘土房屋迅速地浮掠過去；裹着白頭巾的哥薩克婦女，在搬到院子里來的白色爐灶旁忙着；許多土罐子曝曬在篱桩上。一個穿切爾凱斯卡^①、戴皮帽的男孩子騎在一匹頑皮的小馬上打轉。這裡的人情風土是另一個樣兒，因為哥薩克的生活比較富裕。但是，即使在火車飛快地掠過哥薩克村莊的時候，謝爾蓋還是看到了不少衣衫襤褸、受盡繁重勞動的折磨的人們……拉汽笛呀，火車，拉呀！告訴他們勞動人民就要起義了……

黨給的十五盧布路費快用完了。昨天買了一小袋櫻桃和一俄斤^②麵包充飢，只得把褲帶束緊些。不過還在羅斯托夫他就買到了一本附有詳圖的“高加索旅行指南”——這東西會有用的；同樣，那本涎污滿頁的小冊子“格羅茲內及其郊區全貌”也會有用處，這本書是在礦泉城車站的一個書報攤上買的，謝爾蓋曾一再客氣而

① “切爾凱斯卡”(черкеска)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薩克穿的一種束腰帶的、狹長的外衣，通常沒有領子。

② 這是舊時的重量單位。一俄斤(фунт)約合〇·四一公斤。

堅決地要求攤主給他介紹一本關於格羅茲內的書，後來攤主不知在櫃台底下什麼地方把這本書找出來。他不得不省吃一頓飯買了它，不過還是值得的。

“在工商業城市格羅茲內，生活的目的是發現噴油嘴，希望是得到一份條件優越的採油合同。理想是做一个腰纏萬貫的石油實業家。”書上說得很無恥，也很露骨。可是在那個腰纏億萬不義之財的資本家的魔影出現的地方，聚集了千百萬天天被掠奪的人們，那里對富翁鄙視和憎恨的聲浪一天天在高漲，憤怒的火焰一天比一天旺盛。謝爾蓋記得他在前幾年革命時代的報紙上看到，這裡曾經爆發過罷工，舉行過示威遊行……柯斯特里科夫同志，這裡已經給您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多麼想吃東西啊！還剩下四盧布十八戈比。倍斯蘭站是在去北高加索軍事重鎮弗拉其卡夫卡斯的路上。謝爾蓋有一封到那個城市去的介紹信。這封信跟黨的聯絡網毫無關係，所以在某些場合可能特別有用。信是伊爾庫茨克中學一個六年級學生叶高魯什卡·謝米奧科夫寫給他的叔父伊里亞·伊凡諾維奇的；他的叔父在鐵路上做事，不知是弗拉其卡夫卡斯城內貨物托運處的職員呢，還是貨物保管處的處長——叶高魯什卡自己也鬧不清楚。

這兩個年輕人是在伊爾庫茨克市立圖書館認識的。謝米奧科夫來換書，柯斯特里科夫在翻閱報紙。謝米奧科夫來還托爾斯泰的小說“哥薩克”。他們談起了托爾斯泰，談起高加索，柯斯特里科夫並不費力就肯定了；他的這位新朋友是在弗拉其卡夫卡斯度過童年的，那里現在還住着他的親屬；他愛好文學，但絕對不問政治。

他們交上了朋友。當別洛焦羅夫建議他去高加索的時候，謝爾蓋立刻想到可以向謝米奧科夫要一封到弗拉其卡夫卡斯去的介紹信——說不定有用處。後來，信得到了。

謝爾蓋津津有味地嚼着在倍斯蘭買的又好吃、又光滑的面包，一面欣賞着高聳在倍斯蘭車站鎮的美國白楊林背后的積雪山脈……这里的山完全不同于矿泉城的山——披着綠色破大氈、五峰巍立的倍什塔烏山①消失了。这儿連謝爾蓋欣賞了那么久的埃爾勃路斯峰②的冰坡也看不見了。只有卡茲別克峰③莊嚴而驕傲地聳立在这些儼然一家人的同脈山嶺的右側。

萊蒙托夫的詩句自然而然地在腦海中出現——這些優美絕倫的詩句歌頌了人類勞動的力量，歌頌了人類智慧的力量，歌頌了人類戰勝自然的偉績：

他們將沿着你的坡階，
蓋起很多煙霧騰騰的僧院；
在你的峽谷深處，
將响起沉重的斧聲。
為了取得青銅和黃金，
鐵鍬將狠狠地刺入
你那石頭的胸膛，
挖出一條可怕的路！④

雖然這裡不是開金礦，而是采石油，可是石油不是被稱為“黑色的金子”的嗎？準確些應該叫做“土地的黑血”。格羅茲內，格羅茲內，我的心正在向你急急飛來！

① 倍什塔烏山位於北高加索，高度一千四百公尺。山麓的城市名皮亞季果爾斯克。

② 埃爾勃路斯峯是高加索山脈的最高峯，在格魯吉亞境內。主峯高達五千六百三十三公尺。

③ 卡茲別克峯也是高加索山脈高峯之一，高度為五千零四十七公尺。

④ 這是萊蒙托夫的抒情詩“爭論”中埃爾勃路斯峯對卡茲別克峯說的話。

火車隨着他的心飛奔。太陽早已下山，可是在沉睡的大地上空還可以看到絳色和深紅色的山峰——這時候它們更顯得高不可攀了。“可是我一定要爬上去！”謝爾蓋望着那些隱約可見的絳色的山峰，頑強地想着。“我要自己攀上高峰，發動群眾！要把他們從暗無天日、烏煙瘴氣的資本主義峽谷中解放出來，引導他們走向那個美妙的時代，那時候隧道將穿通山嶺，橋梁將跨越江河，鋼纜鐵道（關於這種機械設備謝爾蓋不久前剛從書上看到）將把人們送到任何高山之巔——這一切都將在未來變成現實，那時我們的革命勝利了，我們將開始實現我們的理想——社會主義！”

現在仿佛離開那個時代不怎麼遠了。它象那些紅光熊熊的山峰一樣可以看得很清楚，放射出召喚的光芒，頻頻地招手，雖然要攀上高峰還得穿過許許多多現在還沉浸在一片漆黑中的深谷和險隘。

3

謝爾蓋根據旅行指南知道了格羅茲內的歷史。滔滔的宋查河在這裡從山中奪路而出，就在這地方叶爾莫洛夫^①曾經修筑過一座把守兩岸的格羅茲那亞堡壘。謝爾蓋不由自主地用目光尋找着這座堡壘的遺迹，可是哪兒也找不到。

是的，昨天的遺迹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到處可以看到今天的、甚至明天的輪廓。瞧那邊的許多油塔。這裡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高塔，它們攀上山崗，它們互相擁擠，仿佛形成一座干燥、無葉、靠強烈而苦涩的石油氣味營養自己的密林。一列列裝石油的油槽車占滿了鐵路的路基。車站給煤煙熏得黑烏烏的，塵土到處飛揚。

① 叶爾莫洛夫(1772-1861)是俄國將軍，曾數次參加抵禦拿破崙的戰爭，在高加索東部和西部修筑了許多堡壘。